

十一 嚴復

嚴復，原名宗光，字又陵，一字幾道，福建侯官人。能以古文詞譯西籍之高深學理，旁考博證，無微不至，而究心經史百家，文章又爲天下所仰，不僅西學高居上流也已！

幾道早慧，師事同里黃宗彝，治經有家法。清同治間，巡撫沈葆楨，奉旨創辦船政，招考英髦，以儲海軍才，得幾道文，大奇之，時年僅十四耳，既卒業，從軍艦周遊南洋，黃海各地，勘量海口，迨光緒二年，奉派赴英國學習海軍，時日本亦選派伊藤博文前往就學，幾道在校，每試輒冠同學，伊藤等，嗟乎其後矣。

學成歸國，葆楨已死，無用之者。北洋大臣李鴻章聞其才，聘爲北洋水師學堂教授，一枝迴翔，難展壯志，益抑鬱不樂！且日見朝野玩愒，民心離散，而琉球又

爲強鄰所翦，乃大戚，常流涕以語人曰：「不出三十年，藩屬且盡，纒我等如牴牛耳。」聞者不省，鴻章亦以其危言聳聽，不之親也。

二

甲午敗績，德宗大憤，銳意變法維新，幾道以戊戌召對稱旨，退上皇帝萬言書，詳論興國大計，通達治體，而出之以至誠。詎語爲王公大臣所嫉，格不得達，而政局突變，德宗被禁矣，未幾，拳匪亂作，乃避地上海，與章太炎、容闕、唐才常等創設救國會，旋遭清廷下令通緝，遂匿居租界，殫心著述。

幾道譯作，標三要義，一曰信，二曰達，三曰雅。信者不失原旨之謂，達者能以我國文字以達作者之奧旨，雅則以我國古雅文字以譯之。故幾道之作，誠合于信達雅三要義，非自誇耳。

洎至西后德宗同時逝世，溥儀繼統再行新政，以期粉飾時局，收拾人心，以幾道博學，欲起而用之，時袁世凱秉政，尤致欸欸之意，幾道却之曰：「袁氏只能做

官，不能做事，如何能用我？」及世凱敗，放歸故里，幾道則又曰：「袁氏朝廷柱石，奈何自毀棟樑？」世凱聞而悅之。及復起秉政，遂聘爲京師大學堂監督，民國成立，世凱爲總統，又聘爲公府顧問，及參政，約法會議議員各職。此時幾道雖未得盡展所學，惟無復光宣間寂寞之苦矣！

三

民國四年，楊度等，迎合世凱意旨，發起籌安會，以幾道負盛名，又素不愜意于共和，因欲延其參加，以壯聲勢，往說之曰：「我以爲宜乘全國統一之機會，取法英德最良制度，改行君主憲，故擬發起一種團結，研究國體問題，請公參加。」幾道答曰：「國事非同兒戲，豈容一變再變。且稱帝稱王，聽其自然可耳，何必研究！」度再申述求其贊同，則又答曰：「足下必欲成之，僕入會爲會員，特以研究爲號召，則不能主張以必同也。」度乃起別。

翌日東邀晚餐，則孫毓筠，劉師培，李燮和，胡瑛姓名赫然在東，幾道辭以疾

。度再訪，拒不與見，怏怏歸！忽遣使以書貽之曰：「籌安會事，實告公，乃承極峯旨，非得公爲發起人不可，固辭恐不便。」及明日，籌安會啓事出，幾道列發起人第三名，闢者報曰：「主人門前，有壯士二人，荷槍立，問之，則謂奉命前來保護也」。幾道乃大窘，不知所措，惟杜門稱病，始終未嘗履籌安會門一步。

四

梁任公時方燕居津門，聞籌安會興，乃大憤，發表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」一文，其論一出，風動天下，世凱卽謀所以駁之者，意非幾道莫屬。乃署券四萬元，遣內史夏壽田持以謁幾道，請爲文以折任公，幾道語壽田曰：「吾苟能爲，固分所應爾，若以貨取，其何以昭示天下，非主座見命之意也」。拒不受，壽田唯唯而退。

自此，連接要脅函，不下二十通，至以刺殺見恫，幾道籌慮數日，詣壽田而告之曰：「任公之論，吾誠有以駁之，非不肯爲，爲之有裨于事，吾寧不爲，至于外

間以死生相恫赫，殊非吾所介意，吾年逾六十甘求解脫而不可得，果能死我，則吾且百拜之矣。』壽田以告世凱，世凱知其志不可奪乃止。

五

籌安會發起者六人，世所謂籌安六君子，本含有諷刺之意，所謂五人者皆有勸進之文，而楊度「君憲救國論」尤傳誦一時，獨幾道未嘗著隻字。及護國軍興，世凱暴斃，黎元洪繼任總統，通令緝籌安會首，幾道未列其中，惟在明令未頒發之先，或傳幾道亦列名，林琴南曾涕泣勸其潛遁，幾道慨然曰：「吾俯仰無愧怍，雖被刑，無累于吾神明，庸何傷！」夷然處之。然而，清望從此頓減矣。

中年以後，常自嘆恨我生不辰，無補于國，徒以文學馳譽中外，非其志也，所為雜文，不自副稿，僅存詩三百餘首，樹骨浣花，取經介甫，偶一命筆，思深味永。其為文，主于誠，事無鉅細，一無所苟。而其戰術，砲台，建築諸專學，反為文章所掩。以民國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病歿福州，年六十有九。